**解讀「意象」與青花瓷**: **分組討論學習單**

意象釋義與詩作分析 (本教材部分改編自詩人丁威仁意象)

關於「意象」一詞的解釋，最簡單的說法可以是「人們在心中產生想像的圖象」，即是「意中之象」，換言之，意象就是人內心世界中的內在圖象，經過語言或文字、甚至於各種藝術的表現型態書寫、描繪於外的表現形態。

　　如果，我們進一步分析意象產生的過程，或許可以將人的思維層次分成「意→象→言」的遞進程序：「意」指的是人的內在意念，也就是主觀情思，簡單地說就是情緒或者情感觸發的當下。此時，人會因為經驗的再生，形成內在的圖象，自然地在腦中構圖全是那些欲表達的情感，而所謂的內在圖象，其實是意識對於客觀世界的投射，人將過去曾經驗過的客體事物，透過內在的想像重現，而此重現之時，「象」便詮釋了「意」，「意象」於焉誕生。然而，未經過「外在符號」的表述，「意象」畢竟存在於內心世界裡，「言」指涉的便是「符號」，無論是語言、文字、藝術、文學都屬於「言」的層次，「意象」必須通過「言」的表述，方能被外在世界所認知，否則都只是內在的想像罷了。

　　然而，「意→象→言」的表述過程中，往往牽涉了諸多問題：首先是「象」的選擇，哪種客觀物象可以最貼切表述內在的情感狀態？換言之，「象」指涉的是物象的擇取，一個合宜於表述並帶有創意的「象」，往往可以提升「意」的內涵，使自身與接收訊息者都得到相當程度的審美愉悅；反之，可能會有表達浮泛或夾雜不清的可能。一旦內在的「意象」誕生後，如何把「意象」透過外在符號表述又是另一個問題？畢竟人類的意識區往往大於可用的記號區，而人記號區的

大小又各各不同，往往一種「內在意象」在詩人與一般人的表述過程中，會產生極大的差異，例如一般人想表述「花朵上有露滴」的意象，往往透過直述，而詩人卻會因著自身情感狀態與記號區的擇取，說出「花在早晨哭了」這樣的語言，使得意象產生強烈而特殊的象徵，讓人在接收（閱讀）過程中得到審美的愉悅。

　　有學者曾提出三種意象的表達方法：意象的直接表達、意象的間接表達、繼起意象的表達；其實，換成簡單的說法便是：意象的直述（陳）、意象的譬喻、意象的象徵；舉例來說，「天氣好熱／我曬著太陽回家」便是一句口語上意象的直述，「陽光如火／我披著燒傷的皮膚回家」，以「陽光」譬喻成「烈火」，「曬太陽」的直筆被「燒傷的皮膚」的曲筆取代，這便屬於意象的間接表達，這樣的譬喻比直述更令人感受到陽光的炙熱。如果更進一步地處理「陽光」的意象，還可以再改寫成「整個世界著火了／趕路的鞋底都被柏油燙傷」，雖然依舊寫陽光之炙熱，但卻未出現跟陽光相關的直述或譬喻，反而以繼起而相關的新意象「火」來象徵「太陽」，這種繼起意象的表達，其創意與想像空間更超越於意象的間接表達。

　　當然，在現代詩的創作中，「意象」的處理與表達是最為重要的主軸。意象既是詩人內在思維的變型，亦是詩人對於自身以至於外在世界觀察與哲思的聚焦處。詩人創造意象的無限可能，並掌握意象的象徵幅度，以意象精鍊其創作的詩句，讓讀者在精確的意象表達中產生共鳴或是更多的感發。意象一方面造成詩歌的結構，另一方面意象卻又使得一些詩句在結構中脫軌，產生更多的創意與可能，一首感人的詩必然有著精采的意象與其延伸的象徵，無論此意象的運用是自然或者奇詭。那我們要如何在詩歌的創作中恰當的使用意象傳達情感與象徵呢？以下便舉幾個實例說明。

　　有「意象魔術師」之稱的前行代詩人「詩魔」洛夫，在〈剔牙〉一詩裡對於意象的運用，有相當好的展示。

**剔牙　　洛夫**

**中午**

**全世界的人都在剔牙**

**以潔白的牙籤**

**安詳地在**

**剔他們**

**潔白的牙齒**

**依索匹亞的一群兀鷹**

**從一堆屍體中**

**飛起**

**排排蹲在**

**疏朗的枯樹上**

**也在剔牙**

**以一根根瘦小的**

**肋骨**

 此詩共兩段，第一段以直述的句法處理「牙齒」這個意象，先以全世界的人在中午以「潔白的牙籤」剔「潔白的牙齒」，暗示世界多數人們的生活是富足無憂的，至少都可以滿足其基本的三餐需求，而「潔白的」與「安祥地」兩組形容用詞，則隱喻著多數人對於生命無虞的安全感，也藉此鋪排出「牙齒」這個意象在第一段的象徵意涵。

到了第二段，「伊索匹亞」的提出，不僅表示這是一個充滿難民的國家，假使將其對比於第一 段，更可以發現其中「富／貧」、「安詳穩定／危險緊張」、「資本

／無產」、「生命安全／朝不保夕」等等對照，凡而更突顯了第三世 界人們生命存在之悲哀與無奈。而接下來詩人的語言魔術，將屍體裡飛起的一群兀鷹，透過與「牙齒」這個重要意象的聯繫，寫出「排排 蹲在／疏朗的枯樹上／也在剔牙／以一根根瘦小的／肋骨」這樣的句子，詩人洛夫創造了一組撼動人心的意象句，對照處身在幸福中的人類，殊不知第三世界中的小小生命，卻成為兀鷹剔牙的工具與對象，表面上意象的運用似乎與常理相違（兀鷹怎會剔牙？），甚至可說是

超現實的邏輯思維，然而經過詩人將心象提煉之後，反而上升到更高的人生命題，不僅反諷了處身於幸福的人類是如此冷漠，更賦予了對於第三世界難民的深沉同情，整首詩均圍繞著「牙齒（剔牙）」這個意象展開，卻產生了魔術的效果，使人從文字中感受到生命的脈動與旋律，那種屬於意象傳達的生命體溫，使讀者的情感與反省在末段的結句時倏然出現，此詩可以說是極佳的示範。

　　其實，「意象」一詞中的「象」，指的應是屬於實（物）象而非抽象，然而再「意象句」的構成中，如果能夠從實象的指涉中延伸出抽象詞彙的二度象徵，將使得意象的層次更為豐富。中生代名詩人渡也的〈手套與愛〉便是相當好的例子。

**手套與愛　　渡也**

**桌上靜靜躺著一個黑體英文字**

**glove**

**我用它來抵抗生的寒冷**

**她放在桌上的那雙黑皮手套**

**遮住了第一個字母**

**正好讓愛完全流露出來**

**love**

**沒有音標**

**我們只能用沉默讀它**

**她拿起桌上那雙手套**

**讓愛隱藏**

**靜靜戴在我寒冷的手上**

**讓愛完全在手套裏隱藏**

「手套」是貫串此詩的重要意象，然而渡也卻不從漢字的概念入手，卻採取英文單字「glove」作為詩的發端，主要是為了其後「g」被「黑皮手套」遮住而浮現出「love」的創意，表面上這是語言(意象)的遊戲，但這種聯想卻緣起於詩人對人生的感悟，無論是英文或中文的「手套意象」，在刻意設計的「意象雙關」中，手套與愛的聯繫性交互出現，作者最終要說的其實是愛的內在意涵，無論是哪一種語言，一但愛透過「手套」當溫暖寒冷的生命時，「我們只能用沉默讀它」，畢竟「她拿起桌上那雙手套／讓愛隱藏／靜靜戴在我寒冷的手上／讓愛完全在手套裏隱藏」，真正的愛是不必直說，只要在一點點對於彼此生活細節的注意中，「愛」是無限可能的存在。渡也這首詩語言簡單，多以直述句法呈現，然而在其中對於意象的處理可以說是相當精采，透過中英文的交互呈現，讓原本「抽象」的愛，透過「手套」這個意象轉化成一種「實象」，人的生命必有起伏，在寒冷的生命中，那雙凍僵的手既需要手套，更需要隱藏在手套背後那滿載溫馨的「愛」。

　　有時候在一首詩裡，詩人不只處理一個主軸意象，往往以多意象的方式呈現，尤其在對於山水的描寫中，詩人為了描述觀察到的客觀物象或景色，往往便採用「巧構形似」的方式摹擬眼中所見，並進一步將意象句賦予更多的象徵意涵，以傳達詩人的內在情感，新世代詩人丁威仁在〈造型花蓮－海岸妳的山脈〉一詩裡便是如此，詩人在這 首曾被選入年度詩選的詩作中，書寫的對象雖然是花蓮，其對焦的主要意象則是「海岸山脈」，

**造型花蓮－海岸妳的山脈　　　丁威仁**

**我替海岸山脈保了個意外險**

**受益人指定是妳**

**從你瞳孔裡存取護城河開發史的記憶**

**想必妳前世是一道強烈的**

**東北季風，翻過**

**海拔一千公尺，誘使**

**戰士們去保護那被生番掠集的土地**

**妳的確是一道堅定而溫柔的**

**季後鋒面。**

**海岸山脈以不對稱曲流的鐘擺**

**催眠了妳**

**我在妳的瞳眸裡覓食，我是善戰的**

**妳的靈魂即將接受我的侵略**

**而風化，隆起的山脈**

**也堆積落石來抵拒**

**我的襲奪**

**季後分界的端點只有在河床裡**

**形成鋒面**

**聚落墾居**

**向縱谷內部一路栽植妳內斂的溫柔種子**

**今生的妳是浪漫的立霧沖積扇**

**卻湍急著海岸蹉跎的山脈至今**

**我也替你保了意外險**

**在妳保育平原**

**墾殖正在發育的靈魂時，童年**

**絕不能被河床稀釋**

**生番襲奪**

**我是一只被催眠的鐘擺在戰事裡失去城市的記憶許久許久。**

首段兩句「我替海岸山脈保了個意外險／受益人指定是妳」就是精采的「意象句」，詩人選用超現實的意象處理方法，以堅定但危險的「海岸山脈」作為對象，透過「保險」，指定受益人為其所愛的女子，敘述者（我；詩人自身？）的「自我身分」在實（海岸山脈）中帶虛（保險與受益）的意象操作中看似「隱藏」，然而「海岸山脈」卻在「保險」的提煉中被「擬人化」，其實指涉的就是敘述者自身，意即敘述者將自身視為海岸山脈，是一個在愛情中既危險卻又堅定的男人，而「保險」本身就轉化成對「妳」的承諾與深情，短短兩句的意象處理蘊含了如此豐富與多層次的象徵。然而此詩並不僅處理「海岸山脈」這個意象，詩人把詩中的「女子（妳）」譬喻成「鋒面（東北季風）」，相對而言，此時的敘述者自身轉變成抵抗寒冷、保護土地的「戰士」，敘述者似乎擔憂女子的冷漠，亦害怕有更多的「他者」追求自己所深愛的女子，所以詩人藉由「鋒面」意象，進一步描述詩裡男女的關係若即若離，而詩裡的敘述者在「意象」的變動中，更可以看出其堅定但卻又徬徨的內心情感。而此詩的題目〈海岸妳的山脈〉又是詩人的另一個處理意象的巧思，原先作為名詞的「海岸山脈」，加入了「妳的」兩字後，「海岸」變成了動詞，「妳的山脈」似乎象徵著戀慕對象呼吸時的胸前起伏，堅定的海岸想守護著妳的呼吸與生活，似乎便是詩人定調此詩的方式。但這首詩在繁複的意象處理中指的不僅是花蓮，不僅是海岸山脈，不僅是鋒面與戰士，更深刻地在末段的長句「我是一只被催眠的鐘擺在戰事裡失去城市的記憶許久許久。」暗示了「城／鄉」的對比，以及「城／鄉文化」間的襲奪與拉鋸，這也是詩人書寫的真正目的。

 　　洛夫的〈剔牙〉、渡也的〈手套與愛〉與丁威仁的〈造型花蓮－海岸妳的山脈〉分別代表著台灣三個不同世代詩人對於意象的處理方式，也可以看出經營意象是寫詩與讀詩的重要部份，無論是洛夫的「超現實魔術」，渡也的「實象與抽象」，還是丁威仁的「多意象整合」，都表現出「意象」處理的各種面向與方法。實際上，具備巧思但表現自然的意象句最難書寫，畢竟要以新的角度觀察世界，並將潛意識的各種片段經由意識整合，以「意象」傳達出來是一件需要訓練的事，然而身為讀者的我們，或許不妨嘗試讓自身的情感與思維在形成內在圖象之時，從現實的思維和邏輯中逸出常軌，或許在說話或書寫時會有新的可能與創意，也更能提升自身閱讀現代詩作的能力。

**問題與討論：根據上文請分組討論並說明**

**請分五人一組(提醒員/發表員/資料員/資料員/記錄員)**

（1）何謂意象？意象形成的過程為何？

（2）意象的表現可有幾種方法？試舉例說明之。

（3）為何現代詩作裡無法缺乏意象？請試說明你的看法。

（4）一首詩歌可出現多種意象，請以青花瓷這首歌曲舉例說明意象的使用及產生效果。

**青花瓷 作詞：方文山 作曲：周杰倫 編曲：鍾興民**

素胚勾勒出青花筆鋒濃轉淡 瓶身描繪的牡丹一如妳初妝

冉冉檀香透過窗心事我了然 宣紙上走筆至此擱一半

釉色渲染仕女圖韻味被私藏 而妳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

妳的美一縷飄散 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

\*天青色等煙雨 而我在等妳炊煙裊裊昇起 隔江千萬里

在瓶底書漢隸仿前朝的飄逸 就當我為遇見妳伏筆

\*天青色等煙雨 而我在等妳月色被打撈起 暈開了結局

如傳世的青花瓷自顧自美麗 妳眼帶笑意

色白花青的錦鯉躍然於碗底 臨摹宋體落款時卻惦記著妳

妳隱藏在窯燒裡千年的秘密 極細膩猶如繡花針落地

簾外芭蕉惹驟雨門環惹銅綠 而我路過那江南小鎮惹了妳

在潑墨山水畫裡 妳從墨色深處被隱去